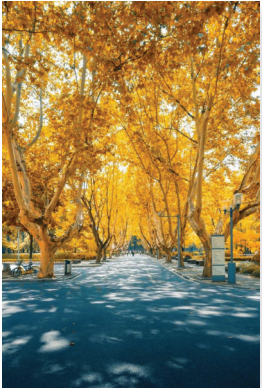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秋雨梧桐叶落时

高峰



叠词里的秋天

待月明



以前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《梧桐》，印象最深的是梧桐树“叶大”。他写到：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，梧桐是秋的信使。梧桐叶大，易受风。”小时候，我家的菜园子叫“小蒜茂”，旁有水坑，埂上有一棵梧桐树，夏天绿荫匝地，待秋风一吹，树叶落下铺满水面，如果要舀水浇菜，需先捞起浮叶。那时候，母亲寄予我莫大希望，她说，你学这棵梧桐树，落叶不要紧，要笔直生长，高出村里所有的树木，才能引来金凤凰。

我的“出息”是离家向北一百多公里，来到古城寿州。在南门口突见一棵高大的梧桐树，不过，那是法国梧桐。后来知道系上世纪七十年代引种城中行道，后遭砍伐，这是一棵幸存者。我所说的是那种有着青绿光滑树皮的青桐树。“梧桐一落叶，天下尽知秋”，说明梧桐树能充当对季节时序有着极其的敏感度。有时候，我就颇费思量了，秋天落叶是常态，不是还有金黄的收获吗？怎么秋雨绵绵，凉意渐深，萧萧瑟瑟中，人们又莫名其妙伤起秋来，并且还拿梧桐树说事。

苏轼的“梧桐叶上三更雨”，李清照也有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……”令人不忍卒读。更有甚者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：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”唐明皇在“安史之乱”的逃亡路上痛失杨贵妃，回到宫中，从春到秋，睹物伤怀，没有一天好过的日子。一个诗人，把一代帝王的心理活动揣测得如此透彻，渲染得出神入化。

生离死别后无有尽头的悔恨和怀念啊，只有在绵绵秋雨之夜得以在梦中相会。有人开玩笑说，白居易怎么知道皇宫中栽有梧桐树呢？这真是揪人小节的不懈风情。后来，因为这两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整对仗诗句太著名了，人们觉得还不过瘾，好事者又编了元杂剧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，简直是跟梧桐秋雨干上了。

今年八月，酷暑难耐，韩美林大师突然来淮南故地重走，他那时在淮南陶瓷厂的住处也一同曝光。人们口中的所谓“韩美林旧居”，当年倒烟窑工具房，乱石垒砌，局促狭小，如此寒酸破败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但是，在韩美林大师的眼里，这里却是非同寻常的蜗居。他不经意爆料说，因为房前有一棵梧桐树，起名叫“桐斋”。至此，一棵生长在韩美林大师生命里的淮南梧桐树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梧桐是与凤凰相关的，那时，“下放”而来的韩美林连丑小鸭都不如。但是，在“桐斋”梧桐树宽大树叶的庇护下，不足几平方的陋室，安放了一代艺术大师渡过劫难的方舟，局促之所成为他艺术起步，并最终登上

提到秋天，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形容词。而在我看来，秋天的美全藏在叠词里。

你看，时光的齿轮轻转，田野早已褪去碧绿裙衫，返身裹上金灿灿的薄衫。那些或细碎或隆重的金黄，成了田野里最惹眼的光。秋阳杲杲，山野明亮。森林与溪水仿佛一对恋人，他们含情脉脉，秋波盈盈。每一片落叶入水，都泛起思念的涟漪。而凉风习习，山谷寂寂，只有潺潺的流水，将心意回传大地。秋天，总是情意绵绵的。

你听，秋风呼啦啦将神州大地换了人间。而秋雨淅淅沥沥，催促人赶紧添衣。当呼啸的风声拂过树林，穿过屋顶，在耳边留下一道萧瑟的回响时，此刻最温暖人心的不过是家人围坐，灯火可亲。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一场其乐融融的交谈，几声笑语，几句关怀，心中便顿时升起融融暖意。尽管秋风带霜，秋雨寒凉，但此刻的温暖足以抵御整个季节的风雨。所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过一个怎样的秋天，回忆起这个画面，仍会让人觉得：秋天，总是一个爱意满满的季节。

顶峰的殿堂。

这一棵淮南梧桐树，是他遭受重伤推车送他去医院保住大腿的患难之交，这一棵淮南梧桐树，是众多不避嫌疑的工友给予的救济关照。这一棵淮南梧桐树，把艺术的凤凰引来了，至今仍然生长着耸立着，成为淮河岸边风景中的乡愁。

入秋之后，我时常漫步在层林尽染、色彩斑斓的八公山中。有时，翻过一道山梁，看到山洼那边过来一个孤零零的人，突然神思恍惚，感觉时空倒错，竟怀疑那是当年韩美林先生身影再现？韩美林这次回来说，那时候，他常常一个人从“桐斋”出发，翻过八公山，抄小路去到寿州古城，流连于古城街巷和博物馆，感受深沉积淀的楚汉文化的熏陶，并从中汲取艺术的营养。

十四个淮南春秋过去了，而最难的是无数个秋雨之夜。一个人独坐在斋中，秋雨淅淅沥沥落在梧桐树宽大的叶子上，水珠慢慢凝结，由小变大，当树叶支撑不住的时候，就滴落下来。因为水珠大，那“吧嗒”声就特别响。也许这种响声对平常人来说是不在意。但处于困境的韩美林，怀揣心事，夜不成眠，加上这里一滴那里一滴的声音，越是困顿着急，越是睡不着，每一滴好像都砸在自己的心头，激起他无限的归乡思亲之情。昏黄的灯光将他孤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，那是用不规则的八公山的石头砌成的，因为水泥勾缝，呈现出缭乱又狂放的线条，夜深了，丝丝凉风，穿隙而进，躺在床上，头顶传来声声凄厉的大雁南归的鸣叫。“故园眇何处，归思方悠哉。淮南秋雨夜，高斋闻雁来”。唐代诗人韦应物的“高斋”秋雨闻雁，变成了韩美林“桐斋”的感慨万端。

一夜风吹雨打，早晨起来一看，门前堆满树叶，梧桐树竟然落光了叶子，只剩下光溜溜挺拔的泛着青绿的枝干，寒冬即将到来，他知道这棵“甘苦同共”的梧桐树在经受了冰冻考验，积蓄能量，仍然会在春天焕发生机。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岗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照我理解，《诗经》里的那只凤凰开始鸣唱了，声音飘过了八公山岗。淮南的那棵梧桐树茁壮生长，身上披满了朝阳。

韩美林大师是幸运的，因为蔡楚故地，淮南王国，陶瓷厂里的“桐斋”，使他饱受楚汉文化的日久浸润。依我浅见，韩美林早期的动物刷水画，从造型、线条、构图到色彩，极具楚人的大胆想象，传承了楚文化中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。

“桐斋”是庇护所，也是救赎地，一棵淮南梧桐树，引领了一代艺术大师的凤凰涅槃。

你闻，院子里星星点点的桂花正簇簇飘香，那一粒粒小米似的花朵像是秋天的诗行，书写着生活的甜蜜。偶有风来，落英缤纷，院子里便弥漫出丝丝香甜。那味道就像天空中忽明忽暗的群星，闪闪烁烁，隐隐约约。更有那大朵大朵的菊花，它们在秋日的阳光里肆意地绽放，被风吹动时，便摇曳生姿，将淡淡清香推送入鼻。她们用多彩的颜色和丰盈的身姿将秋天装扮得神采奕奕。秋天，总是一个花香微微的季节。

你品，那些瓜果也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甘甜，笑得咧开了嘴，像是呼唤着人们前去采摘。它们有的在枝头窃窃私语，似乎在与树和叶来一场告别；有的在藤蔓高处悠悠荡荡，似乎要览尽秋天所有的风景；还有的在泥土深处天天向上，似乎马上就能和秋天的风撞个满怀。它们是沉甸甸的丰收，是殷切切的期望，是勤勤恳恳的回报，也是真真切切的答案。有它们在，秋天，总是一个甜甜蜜蜜的季节。

叠词里的秋天真是诗情画意的季节！

母亲的“一篮”秋

马海霞

母亲手巧，能织会勾还会绣，今年母亲又喜欢上了用玉米皮编手工品。小时候，家家都有玉米编的蒲团，大人们都会编，母亲每年玉米收割后也会编几个蒲团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蒲团逐渐退出了家庭，母亲有四十年未编了。如今重拾旧活儿，一点儿也不手生，还跟着视频学会了用玉米皮编储物篮、花瓶和各种风格的小筐。

每年秋收后，母亲都会给城里的亲朋送一点农产品，今年母亲的“送秋”升级了，将农产品放在玉米皮编的篮子里，小米豆类放下面，上面放一个大南瓜，红辣椒用线串起来，一端绕在南瓜上，一端从篮子里探出一截，一下让篮子焕发了生机。土里土气的农产品稍加装饰，比果篮和鲜花还俊俏。

母亲说，过去粮食少，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现在粮食丰收，家家吃穿不愁，粮食还应当奉为贵宾。一粒小小的种子，埋进土里，浇水施肥，几天功夫就有嫩芽儿冒出地面，长出枝叶，结出果实，铆足了劲儿生长数月，才长出今天这般模样。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流多少汗水，出多大力气，谁耕种，谁知道。庄稼就是自己的孩子，是自己的宝贝，越看越喜欢。

早年物质匮乏，缺衣少吃的年代，提一篮农产品去走亲戚，实属江湖救急。后来大家温饱解决了，农产品也随处可买，再去给城里的亲朋送这些，人家也很高兴，毕竟是地里种的，天然绿色的庄稼。大家虽然喜欢，但欢迎程度远不及从前，我便劝母亲少种点儿庄稼，够自己吃的就行，别再四下分送了，如今，大家谁也不缺这口吃的了。

可母亲却说，虽然现在市场上，水果蔬菜粮食一年四季都有卖的，但不在农村生活，不和土地打交道的人，他们感觉不到节气和时令，更感觉不到秋收的喜悦，没有这种喜悦，秋天便白过了。原来，母亲把庄稼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四处“送秋”，也是在送丰收和喜悦呀。

我也跟母亲学着编了一个迷你玉米篮子，里面放一串辣椒、一个小葫芦、一根玉米，摆在上桌当装饰品。工作累了就看几眼，虽然外面秋风萧瑟，但把秋天的收获摆在眼前，便感觉富足和美好，好心情也层层荡漾开来。